

柳河東文集

河東先生文集卷四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註釋

盜錡

李錡宗室潤州刺史

李睦州

名清臣貞元末子潤州置鎮海軍錡節度清臣刺睦州在部中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潯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

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急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急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急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於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游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有獲，子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

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鏤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十萬言。讀不能十一。即

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恆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閤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

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平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平生又不能已。故略

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甿。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序。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

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于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閒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僇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

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淵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異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註釋五世大儒

盧植，涿人。植子毓，毓子諶。

兄弟帝師，景裕及辨及光皆為帝者師。號中

承

李姓集有薦遵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梓抑無告。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欺紉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垌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眈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疏。不正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而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註釋

呂讓即呂溫弟元和十年登進士第

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栢。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蓴。騰波之魚。鰲。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趣趨湘中。為顛顚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

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名圖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適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排。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

之。不遇人也。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沚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宴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驪甚。余病瘳。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糾遯而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遯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

房生直溫。與子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

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故叙。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閒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

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眾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賀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適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

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嫌。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嫌。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徐從事北游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躋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衰。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瀘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想

蜚廉以寄聲於廖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諛行。未嘗怪其居室。惛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慕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賈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賈乎。吾名逐祿賤。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賈己之虛。或盈其廬。孰置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